

【生死教育】沙嶺悼孤魂 社工教子女認識死亡始悟生命意義

更新時間 (HKT): 2020.04.04 00:01

生命無常，單是一場世紀疫病，哪個年齡也得面對死亡威脅；社工梁梓敦（Arnold）七年來從事生死教育，每逢清明、重陽，都帶團往沙嶺公墓與公眾談生死：無名無姓只刻上號碼的墓碑，正是反思生命的開始：「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普遍都是開心事，迎接這個生命的出現；死的時候完全無人送別，我覺得難過，都幾淒涼……因為這個原因，令我堅持來這個地方，帶着感恩的心。」

就算兒童也得面對生死無常。梁梓敦經歷過喪母之痛，身為三孩之父，早與子女談生死，想他們有心理預備。今個清明，連拜祭也限制人數，所謂慎終追遠，對他來說，早不囿於形式：「每年幾個日子都會特別掛念媽媽，便走到海邊……」他打算跟母親一樣選擇海葬，遙想有天，子女會同樣去海邊悼念自己。

甫大學畢業，梁梓敦（Arnold）便在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安寧服務部專門做臨終關懷和哀傷輔導，為無親無故的個案辦身後事；七年前，他開始從事生死教育，首次踏足沙嶺公墓。「這地方的先人，屬於無人認領的遺體，完全沒有親朋辦後事，姑勿論是甚麼原因……我相信這些人，必然對這個社會有過貢獻。」拍攝當天，記者跟他走過剛剛「起骨」的墳頭，有骸骨遺留亂土堆，也有剛起出的棺木，他說：「就算用幾貴的棺木，起出來，不過是這個樣，平貴無分別。」

認識生命本質

十年前，26歲的他做生死教育踏入第二個年頭，突然接到母親患癌噩耗：縱然有輔導喪親經驗，他卻不肯直視母親，「當聽不到，看不到，返屋企『匿埋』房，最特別是早上返工，我又會接觸生死，這樣維持了一兩個月。」母親病況漸漸轉差，他開始反省：「我逃避甚麼？是否想令自己後悔、內疚？」終於鼓起勇氣，好好與媽媽傾偈，

包括過去生活片段，甚至身後事：「開始覺得要與媽媽好好過，好像拍照。」

母親彌留前，他才剛新婚一年，便帶着中文字典到醫院：「我問她，可否為我將來的小朋友改名？最後她改了四個名……我不知道她的意願是否想我生四個。」他後來生了三個，最大的今年9歲。

母親去世十年以來，偶爾哀傷來襲，他就到海邊憑弔；為人父親以後，也會遺憾媽媽未見過三個孩子；因此，他特別珍惜與父親、子女的相處時光。墓地、拜祭儀式對他並不重要。「我有跟子女說，嫲嫲已經撒在大海，令他們明白紀念一個人有很多方法，好像自己想念媽媽，行去海邊便可以。不用留待清明、重陽才紀念親人，我教子女是任何時候都可以紀念已死的人；更重要的是不要等那個人死後才做。」

兒童要知生死

梁梓敦將會開展病童紓緩治療輔導，教孩子好好面對最後一程；不少大人忌諱與兒童談死，他曾輔導一名初小孩子，因家人不住撒謊隱瞞其父已經猝逝，令他以為父親拋棄自己而積壓憤怒：「美國有研究指出，兒童12歲前起碼面對8,000宗『兇殺案』，有些是真實，從新聞知道；更多從電影……很多卡通片有好人、壞人，當中已經有很多生、死片段——最後是好人殺了壞人，單是每集超人打怪獸已夠多。」普遍家長怕子女恐懼，避談死亡，「其實更多是家長自己驚，未懂面對死亡。」

生與死，是人生循環；他深知將來某天，子女也會為父母離逝感痛苦。「我經常教導小朋友：死亡，只是帶走身體，帶走不了關係……要讓他們明白，爸爸媽媽就算去了哪裏也好，關係仍在。當爸爸媽媽不在，他們三兄妹是互相扶持……無論將來社會遇上多艱難、不開心的事也好，回到家，家人永遠都支持自己。」

就算家中死了一條金魚，他會與子女一起與金魚好好告別，然後才拉下廁所沖水手掣：「其實，不少卡通片都有死亡的主旨，像親人死了

，令主角要做某些事令對方復活……我會跟子女傾，角色為何這樣做。」生死教育目標是鼓勵在世的人活得積極，臨終時便無遺憾。

他服務逾700多個臨終病人、病人家屬和喪親家庭。倒未見過死後靈魂那回事，故人從未入夢，他也想在夢中重遇。「我常常提醒一句：

人已經走了，最重要是走得安樂，不要讓他們有牽掛，在世的人要好好照顧自己，真的很傷心難過時，找人幫助自己。」

放下，談何容易，哀傷輔導教人釋懷，怎樣也不及離別前好好珍惜。

然而，當人直接面對死亡時：患病，或遇上意外死不了，始有大改變。「我們不想每個人都這樣。生死教育，正是教人走前一步看死

亡。」這也是他帶團去墓場的原因：「讓大家行前一步去看，並不是要大家恐懼……你怎樣驚、怕死都會發生。既然那是無法逆轉，那唯

一辦法是面對，這刻仍未死，我們可以做些甚麼，有甚麼值得做，哪位很重要想見……就是不想帶着遺憾與內疚，而在生前便談這些

事。」認識死亡，始能了悟生命意義；聚散有時，始知學習珍惜與至親相處每時。



沙嶺公墓的土葬年期為七年，然後會「起骨」火化再集體安葬。彭志行攝

(蘋果日報)



拍攝當天，在剛剛「起骨」的墳頭，發現有骸骨遺留亂土堆。彭志行攝

(蘋果日報)